



阿兰·德拉森 / 林真喜 张伟 译

你喜欢她吗?
AIMÉE-VOUS SAGAN...



Françoise Sagan

她是18岁就成名的忧郁宝贝，
她是无拘无束的散漫精灵，
她玩世不恭看破红尘醉生梦死拼却红颜，
她就像“冷水中的一缕阳光”。

你喜欢萨冈吗？

AIMEZ-VOUS SAGAN...

[法]索非·德拉森 著 / 林泉喜 张伟 译



辽宁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你喜欢萨冈吗……/(法)德拉森著;林泉喜 张伟译. —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5.1
ISBN 7-5382-7287-9

I. 你... II. ①德...②林...③张... III. 萨冈—传记 IV. K835.65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42843 号

辽宁省版权局著作合同登记 06-2004 年第 247 号

《AIMEZ-VOUS SAGAN?》de S. DELASSEIN

World copyright © LIBRAIRIE ARTHÈME FAYARD 2002

本书由法国 LIBRAIRIE ARTHÈME FAYARD 出版社授权,贝塔斯曼亚洲出版公司转授权,由辽宁教育出版社在全球范围独家出版中文简体字版。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本书版权通过陈丰女士代理。

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政编码 110003)

华东师范大学印刷厂印刷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 1/32 字数: 250 千字 印张: 11.125

印数: 1—9 800 册

2005 年 2 月第 1 版

2005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 柳青松 张国际 特约编辑: 傅源

封面设计: 奇文云海

版式设计: 奇文云海

定价: 22.00 元

喜欢你的“忧愁”

（代序）

如果要问我：“你喜欢萨冈吗？”就像当年萨冈曾经问：“你喜欢勃拉姆斯吗？”那么，我很难回答。我要说，我喜欢写《你好，忧愁》时的萨冈，她青春年少，容光焕发，桀骜不驯，自由奔放……但我不那么喜欢此后的萨冈。

说到萨冈在法国文学史中的地位，给读者的印象最深的，确实还是她对“忧愁”的那一声著名问候“你好”，是对现代人的心灵所作的那一番细腻探索。1954年，年仅18岁的她，写出了小说《你好，忧愁》，一举夺得“批评奖”。小说主人公——少女塞茜尔——生性浪漫不羁，不愿意把自己的生活纳入到正规的轨道，为此，她竭力阻挠独身的父亲和其女友安娜的婚事。在她实施的诡计下，安娜精神恍惚，出了车祸……苦心经营的计谋，换来的却是忧



你喜欢萨冈吗……
Aimez-vous Sagan ...

愁中的迷惘。

这部小说因为准确地表达了整整一代人的心态而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共鸣，畅销达近百万册，并被翻译成二十多种外语（笔者也有幸把它翻译成了中文）。随着作品被改编成电影，那个落拓少女塞茜尔的形象，几乎成了战后一代“叛逆”的法国青年的代表。无怪乎西方的报界在 2004 年报道萨冈去世的消息时，都着重回忆了这部给现代人的心灵留下深深烙印的小说。意大利《晚邮报》的报道甚至还以“萨冈，告别忧愁”作为标题。

但从她写第二部作品《某种微笑》起，我就不像喜欢以前的她那样喜欢她了，在我看来，在《你好，忧愁》这部处女作也即成名作之后，萨冈的创作再也没有抵达过标志性的高峰，尽管她的《某种微笑》、《一月后，一年后》、《你喜欢勃拉姆斯吗……》、《神奇的云》、《狂乱》等作品接连出版，尽管借着少女作家的名气，这些小说都还有一些影响，但无论从题材内容和写作手法来说，都没有什么突破和创新，用刻薄一些的话来说，有些“一蟹不如一蟹”。当然了，出版商拉封并不那么看，他认为，萨冈“只知道写她自己喜欢写的东西，而不顾及别的，什么文学奖啦，学院派批评啦，她只为自己写”。这也似乎是萨冈的一贯做派，但如果我喜欢萨冈是因为喜欢这位作家，那么仅只一部《你好，忧愁》也就足够了。

“你喜欢萨冈吗？”这句话可以反过来问：“萨冈喜欢什么？”

她喜欢文学，喜欢写作，这不假，但此外呢，在写作生涯之外呢？

她喜欢男人，喜欢与男人的自由交往，当然，这样做，除了肉体的需要之外，也有精神上的需要。记得她曾写过一篇《致让-保尔·萨特的情书》，对他表示好感，为了套近乎，她还强调了自己跟萨特是同一天生日，只是两人的年龄相差整整三十岁。

她喜欢赛马，对马（当然包括赌马）有着赞叹、着迷和狂热的复杂感情。



喜欢你的“忧愁”(代序)
Aimez-vous Sagan ...

她喜欢飙车,为此曾付出过车祸的惨痛代价。

她喜欢酗酒,她喜欢赌博……总之,她喜欢放荡,这放荡写在小说作品中,一般人是那么的喜欢,但体现在她的生活中时,一般人可就受不了了。众所周知,萨冈在写了四十多部小说和剧本的同时,也在文坛上留下了一些逸闻,官司啦,车祸啦,连年不断。人们对她放荡的生活方式,例如飙车、服用毒品、酗酒、赌博等,也颇多微词。不过,这些轻罪如发生在普通人身上,或许并没有人关注,谁让萨冈是个女人,还是个名女人呢?

在患病多年之后,法国女作家弗朗索瓦丝·萨冈于2004年9月24日在诺曼底地区港口城市翁弗勒的一家医院中逝世,于她生命的第七十个年头彻底地告别了人间的“忧愁”。法国总统希拉克在闻知噩耗后发表谈话,称萨冈“在她那代人中曾引领了潮流”,“随着她的去世,法国失去了最优秀和最敏感的作家之一”,“萨冈以其细腻、激情和敏锐,挖掘了人类的心灵”。这样的评价并不过分。

但愿人们忘记她作为名人给公众媒体留下的种种绯闻、丑闻,跟男人、跑车、威士忌等有关的那些东西,而记住她作为作家留给读者的作品《你好,忧愁》,记住她作品中时时露出锋芒来的叛逆精神。

我记住的,还有她的笑脸,一张很纯的娃娃脸,那是上世纪80年代一次在巴黎的聚会。远远地,我在众人中认出了她那张清瘦的脸,认出了那大大的、始终像是少女一样的亮眼睛。她似乎正在对“忧愁”说:“你好!”

余中先

2004年12月1日

目

录

Aimez-vous Sagan. .

C O N T E N T S

1	喜欢你的“忧愁”(代序)
1	第1章 幸运的孩子
25	第2章 萨冈的小说
51	第3章 某种青春
81	第4章 一次又一次的事故
119	第5章 不屈的人
147	第6章 美国梦
173	第7章 资产阶级现实主义
205	第8章 牛奶、鲜血、神经……
229	第9章 愤懑的心情
261	第10章 密特朗总统
293	第11章 轩然大波
315	第12章 难以抗拒的萨冈
343	萨冈作品年表



第1章

幸运的 孩子



弗朗索瓦丝·萨冈

1954年,在《你好,忧愁》发表之前的几个星期,18岁的萨冈在为自己挑选笔名,是父亲要求她一定得这么做。“如果她的第一部小说获得成功,”她的父亲皮埃尔·夸雷说,“很快会有人从电话本里轻轻松松就查到我们的电话号码,然后搅乱我们的生活。”所以,他让小女儿必须再发挥发挥想像力。要说想像力,这个被他昵称为“梅子干”的女儿最不缺的就是它了。她不是依仗着想像的天赋,只用短短200多页的篇幅就能把一个重组家庭的酸甜苦辣讲述得头头是道吗?“您要知道,”她用还很稚嫩的声音对出版商说,“这个故事完全是编造出来的”。在手稿付诸印刷之前,她想到了办法,到自己熟悉的普鲁斯特的长篇巨著《追忆逝水年华》中寻找笔名,就这样,从其中一册里她找到了一个名字——原本是波尼·德·卡斯特朗的妻子、后来改嫁给萨冈王子埃里·德·塔雷朗-佩里格的萨冈特。从此以后,一直被亲朋好友昵称为“小弗”或“琪琪”的弗朗索瓦丝·夸雷就要用弗朗索瓦丝·萨冈这个名字来回答别人了。“这样听起来不错!”她



- 想。不过,名字的更改也许标志着美好的少女时代的结束。

上世纪20年代初,萨冈的双亲玛丽·罗巴尔和皮埃尔·夸雷在圣·日耳曼·安·莱依的一次婚礼庆典上相识。玛丽出身于法国西南的一个农村小贵族家庭,年轻貌美的她举止优雅、落落大方,既爱笑又爱玩,她的家族几代人一直定居在卡奥尔和费扎克之间的贫瘠地区洛特省,由于祖上显赫的地位,家族在当地颇有名气。玛丽的母亲马德莱娜·杜福尔幼年丧父,后嫁给爱德华·罗巴尔。年轻的爱德华继承了萨尔瓦尼阿克磨坊的纺纱场,工场运营良好,赚得的利润足以让他和妻子以及四个孩子过上快乐舒适的生活。当这位身着白色羊驼西服的优雅绅士乘坐马车悠闲地行驶在洛特省首府卡扎尔克的街道上时,人们都会向他致敬。

爱德华·罗巴尔的兄弟儒尔在当地及邻近地区拥有几座葡萄园,在瑟扎克还有一个农场。这个人在当地也很有名气,总是红光满面、魅力恒存,不过他一直是个快乐的单身汉,把大部分时间都花在女邻居、女邻居的姐妹、堂姐妹、表姐妹甚至女邻居们的母亲那儿。他在女人堆里施展魅力的时候,佃农们却在地里忙着劳作,为他的财产增值呢。在离世的最后一刻,他声称:“既然已经享受了美好的人生,现在要走也无憾了。”

卡扎克人至今仍记着罗巴尔家族,大名鼎鼎的萨冈也未能完全盖住母亲家族的光芒。直到现在,每年的7月14日,人们在面对一战英雄纪念碑时,还能回想起玛丽战死在马恩的兄弟莫里斯·罗巴尔。

萨冈的父亲皮埃尔·夸雷那时是个出众的男孩,虽说性格独断易怒,却也天生爱开玩笑,这或许是因为得到了他父亲的遗传,萨冈并没见过这位爷爷,但是听说过这件轶事:“30年来,他一直对自己专用的那张座椅关爱备至。尽管座椅不见得有异常漂亮的地方,可是为了不让别人糟蹋,他



竟然用上了一种滑轮设置,配上扣锁,并随身携带钥匙。在早晨和下午赶往工厂之前,他将心爱的座椅吊在天花板上,然后用锁固定。我那可怜的祖母只得在这张达摩克利斯剑般的座椅下接待亲朋好友,她每每为客人作出解释,自己也常常弄得尴尬不已。”皮埃尔·夸雷 1900 年出生在加来海峡省贝顿市的一个实业家家庭,这个小资产家族的历史可追溯到西班牙征服者查里五世时代。他有两个姐妹,弗朗索瓦丝并不认识这两个姑姑,因为她们在年少时就死去了。夸雷家族在法国北部拥有矿场、锯木场和工厂,可惜都被后来接二连三爆发的战争摧毁殆尽。也许皮埃尔·夸雷依然抱有振兴家业的雄心,他进入北方工业学院学习,不久后顺利毕业。

在圣·日耳曼·安·莱依相遇时,皮埃尔和玛丽几乎没有时间更深入地了解对方。庆祝活动结束后,皮埃尔很快又回到故乡单调乏味的生活,与此同时,他的心上人也回到了卡扎尔克。可以想像,他们只能靠在洛特和加来海峡之间往来的信件倾吐爱慕之情。终于有一天,难以忍受相思煎熬的皮埃尔骑上摩托车,毅然驶向了那条阻断他和心上人的公路,一番长途跋涉后,他总算把摩托车停在了卡扎尔克的图尔·德·威尔 45 号门前。玛丽就住在这座灰色石块砌成的三层楼房里。这种屋顶铺着石板瓦的楼房,在当地是富足人家的象征,显然,这套房子在图尔·德·威尔算是最气派壮观的。环形的图尔·德·威尔大街上树龄超过 200 年的梧桐仿佛在跳着圆圈舞,凉风习习的夜晚,在这条街上散步真是惬意之极。尽管当时的皮埃尔体格结实,但这段艰难旅程仍让他吃了不少苦头。终于,身体疲惫但内心火热的皮埃尔站在了罗巴尔小姐面前。两人于 1923 年 4 月 3 日结婚,是年,皮埃尔将近 23 岁,玛丽 16 岁。自从在婚礼上许下神圣的誓言后,他们一直相伴到老。

年轻的新婚夫妇先在巴黎距离特尔纳广场不远的地方租了套小房子。



后来,他们搬进了位于 17 区的马勒舍博大街 167 号的五楼套房里。“我们在一起生活很幸福,”玛丽·夸雷如是说,“我们两人都有举办聚会的爱好,经济条件也允许我们这么做,我们过得很开心。”萨冈的看法则稍有不同,不过在谈到被人认为是模范夫妻的父母时,她脸上总是洋溢着幸福:“很奇怪,只有在吵架之后,他们才相处得特别好。换言之,在发现对方身上与自己的不同之处后,他们反而更加欣赏对方。”

皮埃尔·夸雷在电力总公司就职,此后再没有变换过工作,至于玛丽,她负责养育子女:长女苏桑娜于 1922 年出生。3 年后,雅克降临人世,家庭的规模之后不断在扩大。1931 年,来自玛丽老家卡扎尔克的年轻老乡、23 岁的朱丽娅·拉封来到夸雷家帮忙,这一待就是 50 多年。

在 20 世纪 20 年代末或 30 年代初,悲剧降临了。在生下第 3 个孩子后,玛丽为了纪念她战死在前线的兄弟,便给孩子取名为莫里斯。可是,孩子没能活过两岁就夭折了,悲伤慌乱的夫妇不禁担忧:他们将来还能不能再添个孩子呢?……不过,几年之后他们的担忧消除了。1934 年秋,玛丽又怀孕了,临产前的两个月,她回到了洛特省,这是老家的风俗。“我的外祖母坚持让家族的每个成员都在同一张床上出生,”萨冈解释道,“我的母亲、我的哥哥、我的姐姐还有我,都是在同一个房间的同一张床上出生的。”分娩的日子比预产期早了三个星期。1935 年 6 月 20 日至 21 日的深夜,在二楼的一个房间里,乡村助产士布鲁耐夫人忙碌地照顾着玛丽。23 点正,弗朗索瓦丝·玛丽·安娜·夸雷来到人世。这一天是 1935 年 6 月 21 日,夏至,正巧也是让-保罗·萨特庆祝 30 岁生日的日子。不久以后,婴儿在卡扎尔克的教堂接受了洗礼。在这个家里,弗朗索瓦丝被视为上天送来的幸运儿,于是,跟接受父母严格教育的姐姐苏桑娜和哥哥雅克相反,这个家里最小的孩子受到了极度的呵护与关怀。“我有时说,她性格很好,”玛



丽解释道，“她总是能得到她想要的东西。哥哥和姐姐都待她不错，不但不生妹妹的气，还跟我们一样宠着妹妹。”

被人昵称为“小弗”或“琪琪”的小孩是在巴黎的马勒舍博大街上学会迈开脚丫的。当小家伙在大楼里走进走出时，门卫克拉尔曼夫人常会送给她红色的糖果，而她总是把糖果当宝贝似的藏在抽屉里。在克拉尔曼夫人的眼里，作家弗朗索瓦丝始终都是那个她认识的可爱孩子。在套房里，小女孩骑着带滚轮的小驴车，沿 22 米长的过道猛冲，总想让速度一次比一次更快。“在家里，父母管教得很严厉。”弗朗索瓦丝后来说。她是家里最年幼的孩子，还不能像哥哥姐姐那样在餐桌上讲述一天的经历。她小小年纪就急不可待地要说话，可是咕哝不清的字句老在嘴里打转。因此，她长大后快人快语、却稍稍结巴的特点就跟小时候的这个习惯有关。她记得在幼年时每天都跟朱丽娅·拉封在蒙梭公园散步，但是更多的记忆却留在卡扎尔克的外祖父母家。“我们一直在巴黎生活，每到夏天都要回外婆家住上一个月，”弗朗索瓦丝讲述道，“父母把我们这些孩子扔给外婆，自己却开着老爷车到多维尔兜风，他们俩都喜欢聚会和‘布加蒂’跑车。”

“如果不是在卡扎尔克出生的人，一定会觉得这地方没劲儿。”萨冈肯定地说。孩子们当然察觉不到时光在流逝，仅仅是到水井里汲水，再装到水桶里，都能成为热闹的游戏。每个星期天的早晨，家人都聚集到村里的小教堂，认真地聆听教父作弥撒。正午的炎炎烈日让村民无处躲避，孩子们要么睡睡午觉，要么到布莱兹河边玩水，要么就在图尔·德·威尔房屋的花园里玩耍。但在小弗的眼里，这块方形的绿地很快就显得太狭窄了，她觉得有必要扩大游戏的地盘，于是独自跑遍了所有通往科斯石灰岩山顶的小路，从山上俯瞰整个村子。“在我看来，科斯是酷热，是荒漠，”她后来如是描述，“是连绵好几公里又好几公里的山头，暴露出来的尽是些被



干旱摧毁的房子；日复一日，科斯高地就像个看守绵羊的牧童抑或牧羊女，因为孤独，脸孔成了灰色，就是那种石头的颜色；科斯高地也是让人夜间狩猎后歇脚休息的农场，人们在那里可以喝到新酿的却又难以下咽的葡萄酒。这个地方，有永恒的孤独者超乎寻常的平静和快乐。”

弗朗索瓦丝真是假小子。她不愿意乖乖地玩布娃娃，整天在科斯山里乱爬乱蹿，每年夏天都看到她的个头往上蹿。她常常和一帮男孩混在一起，这帮人有十来个，其中有修车工的儿子夏尔·洛克和让诺·洛克、小个子布拉梅尔、菲利浦·克莱恩和贝尔特朗·杜法涅。“弗朗索瓦丝小的时候一直在外祖父母家度假，”让诺·洛克讲道，“那时战争还没爆发，巴黎人还没有到海滨避暑的习惯。在村子里，我们这帮孩子当中只有一个女孩，她就是弗朗索瓦丝。她比我们小得多，老是到处跟着我们，她总是想让我们听她的，但也跟着我们一起与别人打群架斗殴。她有点怪，但人很好，那时说话的速度就已经很快了。”就这样，这个身着白裙子、身子显得很单薄的金发女孩，整天穿着皮凉鞋跑得气喘吁吁的，跟伙伴们玩着警察抓小偷的游戏。有一次，他们跟另一帮孩子起了冲突，口角转眼就演变成一场战斗，可弗朗索瓦丝根本没被吓退，反而冲进混战的孩子堆里。冒冒失失的小女孩俨然把自己当作大人，她不过才三四岁，却自以为是大人了。回到外祖母家时，她还上气不接下气，脸蛋红通通的，膝盖磨肿了，裙子也撕破了。她也许觉得这些游戏玩下来太耗体力，而且闹完后又觉得没意思，于是拿起一片面包，坐在一张年久的柳藤扶手椅上，倾着身子正儿八经地翻看一本厚厚的书，那副聚精会神的样子只有在专心欣赏名著的读者身上才能看到。可是如果你从她的肩膀后上方瞟一眼，就会发现她把书都拿倒了。她真是急着要学读书识字啊。

童年，其实就是无忧无虑和无牵无挂的同义词，至少萨冈是这样看的。



明亮快乐的童年突然之间黯淡了下来。1939年6月，弗朗索瓦丝4岁，法国正在备战。小女孩睁着迷惑的大眼睛看着这场天翻地覆的乱世局面。为什么她原本性格开朗的母亲在听到收音机里传出的消息后泪流不已呢？“因为法国受到威胁。”大哥雅克想这样说服她。可为什么穿着柿子红衣裳的爸爸要跟家人逐一拥抱道别呢？不断的搬家，不停的轰炸和那些纷纷举家逃亡的人都是怎么回事呢？

“那是一场大恐慌，”萨冈说，“我们被带到外祖母家。”苏桑娜、雅克和弗朗索瓦丝都躲在卡扎尔克的时候，皮埃尔和玛丽竟要冒失地穿过法国，回到巴黎马勒舍博大街的老房子去找遗落的许多东西，他们决定，只要战争一天不结束，就一直住在乡下。他们在非常时期穿越法国的行为令人咋舌，正因此，也有了几十年后还时常被家人拿来作谈资笑料的传奇故事。继承了父亲幽默讽刺风格的弗朗索瓦丝曾经声绘色地描述过：慌乱又轻率的玛丽硬是坚持回到首都，从紧急万分的局势中救出她那套“宝琳娜”牌的礼帽。故事里的女主角花了很长时间为自己辩解，最后也未能止住愈传愈讹的谣言。弗朗索瓦丝日后为这场逃亡给出了另外一种更为确切的解释：“父亲把我们安顿在自由区，是为了让我们逃避占领区的恐怖。”

她父母的政治取向如何呢？一家之长的皮埃尔选择了一个被认为反共产主义的政党，玛丽由于家族传统而把自己归于右派之列。“战前，我的父母有点反犹太情绪，但后来在战争期间，他们隐藏、保护了一些犹太人，”她对采访者透露道，“那时的情况恐怖极了，他们曾经隐藏自己赏识的犹太人，为此差点给孩子们和他们自己惹上杀身之祸。”当时还不满5岁的小弗朗索瓦丝把情况简单地说成这样：德国人是坏蛋，美国人、英国人和所有抵抗分子都是好人。

夸雷一家重聚后，当即举家迁往几公里外的风景秀丽的卡奥尔市，苏



桑娜和雅克在当地的高中继续上学。生活似乎恢复到以前的状况,可是到1940年时又有了新变化。这一年,身为一家之长的皮埃尔应征入伍。他穿上工兵预备役中尉的军服,离开家人,与马其诺防线上的兵团会合。10个月后法国大溃败,他从军队复员,在那10个月中,玛丽·夸雷和朱丽娅·拉封一道想方设法弄到食物。进入1940年8月后,食物越来越稀少,而东西越是少价格越昂贵,如果能用近乎一袋黄金的价格买到一袋干菜,就算是胜利的收获了。家中的妇女和女孩们围坐在桌子旁,花好几个小时的时间挑拣豌豆和被虫蛀的麦子。

在外好几个月的皮埃尔终于回到了卡奥尔。可是全家人团聚的日子很短暂,因为皮埃尔曾经担任过“Delle”电器制造工厂巴黎地区经理,所以不久后又调往伊泽尔省的圣马斯兰,到那里完成一项任务:设计制造电力车。弗朗索瓦丝后来就是在这辆糟糕的车子里,开始学开车的。“我对汽车的迷恋始于童年,”她说,“我仿佛又看见8岁的自己跨坐在父亲的膝盖上,一双小手攀住方向盘,左右摆弄着学驾驶。从此以后,我爱上了汽车,爱上钢筋铁骨的汽车,也爱上了汽车给我带来的乐趣。我喜欢触摸它,坐在它里头,呼吸它的味道……它仿佛能理解你的意愿,像一匹能满足你欲望的马。”皮埃尔一直到1950年左右,都负责管理电力总公司的圣马斯兰分部以及朋·安·鲁瓦阳的工厂。之后,他打点行囊,携妻带子,举家安顿在时属自由区的里昂。莫让小区的套房明亮又宽敞,每个孩子都有各自面向罗纳河的房间。如果没有震撼小区的轰炸,那里本可以让人很有安全感。每当轰炸来临,玛丽从不跟着同一幢楼房的邻居急着冲到地下室,因为地窖的气味让她难受万分。弗朗索瓦丝记得,有一天,猛烈的轰炸持续不绝,母亲命令所有孩子跟随她找地方躲避,这伙孩子居然利用机会在啜泣的邻居和行将坍塌的墙壁之间打起了扑克牌。地下室的惨状有如世界